濟南先生文粹卷一

宋 李廌方叔著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進論

聖學論

臣聞効一官可謂卑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葢以學之弗優不敢効官尹何爲邑子産以爲未聞政學葢以

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子路復曰有民人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夫効官治邑也必繇學而後可況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爲君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繇折衷之斷然晳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繇其中有學問以爲之主也高宗既已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傅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脩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

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溫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
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毓受
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
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
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策要之皆王者事爾
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
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
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
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爲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

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
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於否常爲晉
而無至於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
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
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各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
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
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
頌天子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
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

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懲亂賞善而罰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尙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驚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治百家之邪說在亹亹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君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克聖人之道則功利天池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心而無望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賓師之選不

可不謹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爲大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爲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徧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爲利博天下幸甚

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眞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犯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

相謂曰愼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恩則
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
愼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
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
士之諸侯則至於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於黜
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
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
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
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哉

蓋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
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愛而
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
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
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
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
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
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
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

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爲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爲末發有罪爲本發有罪爲有功無過進賢爲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爲徤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爲長吏於此乙爲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爲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謙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恤而爲援故凡所克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俊眞可用者如是欲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爲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

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考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人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

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爲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爲舉主之酬奬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奬又何勤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寮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

許之摘發者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於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既畢餘見眞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柰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克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爲恩下吏以奔競爲俗或賣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姑息俯傴以媚其僕御或卑辭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瘡呧痔曾不以爲羞指天誓日曾不以爲愧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者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爲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爲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其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爲可舉也然後舉之

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又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爲差況朝廷必使直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浮圖論

臣嘗歷觀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爲之主以拯救之獨千世承襲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圖而已浮圖非無可觀也百氏之家一家之說也非不可爲教也蠻夷之國一國之俗也不幸王者迹熄之後聖人道微之時乘間竊入中國當時君臣辨之不早制之不剛俾盤根滋蔓爲弊於後東漢明帝之罪也其間非無英睿剛克之君忠義正直之臣欲除其弊終亦不能者何哉蓋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也蓋英睿剛克之君灼見非有益於吾民也必欲掃除之正如欲劾華陀之治醫也將剖膚鑿骨湔腸胃以去其疾豈不雄哉奈何臣下或獻禍福之一言則惶懼隨之極且罷而不敢復言

矣必曰姑且聽之此其所以長有也前日武宗是也毀天下寺宇四千餘區冠笄天下僧尼二十餘萬豈不快歟東西京藩府輔郡猶量留寺與僧豈禍福之說已貳於胷中耶何使絕無而僅有耶宣懿之世則一切復之終令彼勝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忠義正直之臣極言期有損而無補也必欲掃除之正如近時水官之治河也欲竭太行之土淇園之竹以塞怒流不已踈哉柰何世主疑禍福之多端則患惡及之遂及誅竄者矣必曰敢爾非聖人惟其謂之聖人此其徒聞而益熾也前日韓愈是也憲宗遣使迎佛骨於鳳翔王公大人灼體膚委珍貝以惑其法愈極詆其道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憲宗怒欲誅愈以謝佛裴度崔羣力救其死猶遠貶海南濱於死所今彼盛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初欲抑之乃所以揚之初欲沮之乃所以長之故根日益大蔓日益滋以至於今日國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捄又從而唱大之遂

使賊人乘時所尚公肆厥姦與國爭雄被華堂大宇丹楹刻桷敢踰制於王宮撞鍾伐鼓聚黨數千敢僭禮於朝位已爲可禁雖然彼所以侈其居盛其徒者本欲以誘愚夫愚婦而已柰何王公卿士競登其門而師之朝衣朝冠或立侍於其座或旅拜於其庭或尊之如天神欽之如父祖彼有道之士以學佛隱者固亦有矣而姦人假學佛以欺世者常多固不當事之如此以虧國體臣恐孔子復生於今日則羣公卿士忌嫉名衆矣不應如是以

奉事之也孟子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又曰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今唱大浮圖之教豈欲以堂堂之中夏以變於夷乎凡學孔孟之道者相率而入於幽谷乎可不謂之大惑歟臣今不復更以傳奕之辨韓愈之疏言之直以文中子之言爲信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果爲聖人豈不惡其徒憑籍其說以猖狂妄行於今之世哉爲今之計不必推罪於佛惟治其徒苟惟其徒之罪又何難焉臣願陛下盛言其佛之長極言其徒之短臣請叙其

說曰蓋聞佛者西方之聖人也以淸淨寂滅爲心戒定慈忍爲行色空爲道禪律爲法凡願學佛者必當簡身周愼持法謹嚴枯槁其形骸齋戒其心志自治其身自求其道不可輒出戶庭不可雜交民俗戒牒之文其容如縷苟能如此雖異道不害爲君子乃者學佛之人類皆游俠之輩或惰農之鄙夫或怠績之愚婦或好蕩之儇子或好倡之冶女居金碧之室食稻粱之勝幸災樂禍自爲風俗姦人不義自爲朋黨訊其何以謂之禪何以謂之佛則罔聞知者十常八九如此則大設寺宇乃爲爾等容姦之地歲度徒衆乃爲爾等置畔道之人既蠹於國實敗汝德自今以前吾一洗之勿問自今以始吾將使汝不出戶庭專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所受戒文令禮部著以爲令刑部防之以法期汝必行如不能然一聽歸俗願仍舊者眞能奉其師之說聽其君之令者也然後以常住衣食之可謂待汝之意厚矣旣仍舊爲僧尼乃敢尙爲過惡許人人得以告捕是不從君之敎而背其師之

說誅之刑之齊供禱祠任民自然不可以擾親戚故舊不可私其所昵假手以投男雖父兄不可以適尼之居女雖諸母不可以適僧之舍人人得以告捕抵法陛下果以此說下詔假學佛之衣服以藏姦詐假學佛之衣服以墮農績皆不能自信而願去不可勝數良家子女觀其法之峻嚴爲敢違父母之養舍室家之倫避安逸從枯槁哉如此則良民自願爲其奴婢者自寡矣雖然固亦有爲之者矣不加多也莊子言魯多儒國君下令而敢儒服者一人而已亦是意歟此乃銷之有道制之有漸以歲月之久俟其自衰而已譬之以醫則緩以藥石治之俟其自平乃止不必用華陀之術也譬之以治水則固隄防以導之使復故道乃止不必橫塞其怒流也或曰于痛詆佛而抑其徒則吾徒獨不然乎一皆如孔子耶臣曰稂莠與五穀並生於田爲之農者當鋤治其稂莠乎將鋤治其五穀乎五穀雖未必皆穎粟堅好要之吾所種也今千萬年無佛何加何損一日無吾道則如之何或曰

予不畏禍福歟臣曰佛既爲聖人則所當論者道也於其書而考之固亦粲然矣至於禍福報應之論特後之譯者妄爾雖或言之如莊周之寓言乎鄒衍之談天乎公孫龍之詭辭乎皆可稽考之耶願陛下勿惑禍福而忽臣之說

愼兵論

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我克敵敵克我要之各有相傷爲民父母柰何使民兩有相傷中道無罪而害其生哉萬一正不獲意則權必用武乃濟然後哀矜恰惻而用之以犯難難乎即止非復可玩此以殺去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鄙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有小忿則戰矣有違言則戰矣代翁代張代存代亾民不加多率以戰死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者暴原野白骨之子孫

也人君當視人如已以已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已之痛士卒之傷思已之傷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死之間幸於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二況復殺一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殺人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絕者夫推愛物之心猶不忍暴殄天物況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正慎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楊之水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葛生之詩然後見戰歿之感追失民日益寡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殫於是惻然哀恫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夫三世爲將道家猶且忌之況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久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其召禍之漸均生於有餘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迫小而鮮長慮才

褊急而多妄計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惟試僥倖於一戰萬一償志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量力不度德而所較非其敵志徒大心徒勞而所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求危難屠其城夷其社覆其宗絕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緣木求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是也不足爲有天下者道若夫燕安閒暇財豐力富旁視四顧無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而不以休息元元爲念窮兵黷武惟以無戰伐功爲愧自求憂患困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衆仲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者是也前王既以此致凶咎後王當以此爲龜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非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唐太宗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餘業太倉有紅腐之粟內府有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事彊場內則有期門羽林孤兒佽飛騎士之兵外則有六郎良家六郡良家之士總節制以統軍則

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槩則有霍驃騎之勇
又有李廣程不識蘇建貳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
荀彘之徒以帥偏師楊僕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
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別部擊匈奴救東
甌平南粵誅昆邪平西羌伐朝鮮征大宛乃置朔
方倉海武威澹耳牂柯樂浪等二十四郡厥勛偉
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
小校至於爲帝大小戰無慮累百未嘗挫衂有若
李勣李靖柴紹衛孝節薛萬徹之徒以平突厥有

若道宗道彥樊興宗段志元高甑生之徒以平吐
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鈞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
襲譽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
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
齊善張士貴張德寶上官懷仁之徒以平諸獠有
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茲邦國既
底定諸盜既勦絕其餘勇故氣猶未肯寧晚命馬
周李勣張儉張亮爲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復遠駕
遼海親征高麗厥勛偉哉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

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億數然士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實繇於兵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既無近殃必有遠憂則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以好兵之禍爲先柰何爲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慎民可愛兵可蹔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就然後可以用兵矣書所謂知稼穡之難乃逸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惡人之亂紀以慈爲兵意是乃仁術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愛昊天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衂刃與漢唐百戰以得天下固已異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有名未嘗有漢唐之侈心則基福而遠禍也其已久矣陛下紹繼大烈可垂拱無爲以荷天休然內寧必戒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未可去戰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兵之貽禍鑒視漢唐之侈心緝熙祖宗之多福或有曰今太平可侍四夷無虞宜毀兵革銷鋒鏑者